

鮑氏國策

七

鮑氏國策韓卷第八

縉雲鮑

彪校注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
父城定襄襄城潁
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

新安
宜陽

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

海言其無積潤

寡人無所

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

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言地薄
鄭人不

備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

諸稱王皆
非當時語果

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國策韓八

烈侯

景侯元年
安王三年壬午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

政正

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

猶以

叱之於朝嚴遂

拔劍趨之以救解

以救至
得解

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

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

里名
深井

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

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

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

薄猶
迫

奚敢有請

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

鎰

仲子
遂字

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

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

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

肉之肥美者

以養親親供養

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

辟猶屏闕去之

因爲

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

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

丈人亦尊稱政也粟十六斗大半斗春米一斛曰糲

以反足下之驢豈敢以

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

以養老母

以有養爲幸

老母在前

在未死前

政身未敢以許

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

主之禮而去父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

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

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

國策韓人

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

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

睚眦之意

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

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

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

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

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

設陳也

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

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

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

事淵易聞

今殺人之相相

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

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

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

韓仗兵器也蓋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韓王及相

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

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侯按釐侯策及傳

及其表皆書列侯策傳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

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皮

抉眼屠腸抉挑也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

之千金懸金募者父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

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

吾意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是其軼

賁育軼車相也高成荆矣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死

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

不顯其名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

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

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

女也列義烈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

避菹醢之誅菹醢菜也言以揚其名也此三年書

俠累刺客傳有彪謂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

財也義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

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遂

幸則其為所知故死於是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

昭侯莊侯子元年顯王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

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

而可與魏邪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

請深惟而苦思之惟亦思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

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盡忠而

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

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昭侯不許也申子有

國策韓八

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

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

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

此如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趙元作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

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今上洛是也

東有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

少府下皆弩名倣真訓注谿子國名夷時力距來

徐注皆弩名倣真訓注谿子國名夷時力距來

超足而射舉百發不暇止遠者達曾近者掩

心上如掩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

伯鄧師宛馮馬彪注冥山在相州北汝南吳秀有

地缺鄧師豈南陽鄧耶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楚王

猶云洛師榮陽娟馮池龍淵太阿召風胡子曰吳

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于請因言以地名皆陸

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整盾鞬鞬革履

釜蓋整屬大如之鐵幕革扶音芮不史注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

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

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

士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

國策韓八

五

徐

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

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

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

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

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

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

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宣

燕文公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

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

徐注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

牛從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難口牛後謬誤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三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摎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

弒齊事見哀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

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相儀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亡地此豈衍為秦良造儀

為客卿時魏以事聽之耶今王兩用之其多力

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

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處謂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何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

兩少

國策韓八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

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相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必不存張儀同時儀死至相惠九年秦四十六年秦

故因舊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進

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

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

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

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

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

私府也言利移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長杜濁澤韓氏急公仲朋元作謂韓二

與國不可恃

與謂山東

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

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

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

倣猶將西講

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

之欲伐我又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

以一

賦為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

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

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

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

我使其或不能從

韓之

德王也

我思救

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

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

國策卷八

七

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

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

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

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

敝邑將以楚殉韓

殉言以死從之

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

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

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

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

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

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

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預陰有岸亭事在十

九年此要終言之也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

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

失計於韓朋也記十六年有彪謂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宜惠誅於甘言惑於重幣雖

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謂者曰公仲

必以率為陽也陽佯同實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齊

家注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

行率曰好義所謂實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

公仲之謂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處謂

是可行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國策韓八

襄王宣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藿少藿菽之一歲不

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

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負養

之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徼巡也亦見卒不

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

鷲元作鷲擊之士鷲擊躄音徒音此不合史注躄音此不合史注躄音此不合史注

科頭不著貫頤貫人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

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蹶元作後字書無蹄間之

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胄

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程裸左挈入頭右挾生

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

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

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碎諸侯不料兵

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

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

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誑亦無過於

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

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棗林之苑棗林在

務訓言湯壽于棗山之林則非王之有已夫塞

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

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

趙元作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

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

攻楚所為敝邑秦王必喜文惠夫攻楚而私其地轉

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

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

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彪謂橫人之

唱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日從合則能以

鄭彊鄭公族韓滅之走張儀於秦諸使之於秦曰儀之

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

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強曰公留儀之使

者留儀使之者欲詐為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請秦

王武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

欲以秦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謁強偽為楚使白此秦王怒

張儀走武元年

宜陽之役秦三年楊佺人秦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

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

功大秦必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

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秦三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

石祁趙地韓嘗取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則樓緩

必敗矣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廡樓廡

臯必敗矣庫亦以魏韓趙補為一魏必倍秦倍音

甘茂必敗矣則茂攻宜陽故茂得趙魏以成陽資翟強

於齊楚必敗矣元作之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須

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秦失魏宜陽必不拔

矣秦重於魏鄰也失魏之害

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公破

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

公與楚解復好言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

陽荆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

鬪於秦謂且賊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

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

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諺曰貴其所以貴者

貴所以貴人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赫下

同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

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

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

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

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

也非貴所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

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

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今公言善韓以待楚

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

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

無地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

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

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公求

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

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此利於秦向子曰柰何對

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

齊今公取宜陽宜以為功宜陽蓋壽議攻攻楚韓

以安之楚使楚歸潁川則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

以為郝是字以公孫郝甘茂行之之無事也其言

失權以為郝是字以公孫郝甘茂行之之無事也其言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

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誑之誑下也

以補秦之強首之者首言以珉為疾矣珉者公仲

受兵則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遠薄梁郭所以

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梁以為成成平也而過

南陽之道歆以四國西首也齊韓宋魏所以不者言秦

而不皆曰行以以燕亡於齊亡謂地魏亡於秦孟子

喪地陳蔡亡於楚此亡國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

故敵亡大群臣皆周以救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

國策韓八

王位正言武王能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

赫下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公

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

謂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

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

齊韓言急於而不加貴貴言不則為大臣不敢為

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

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

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

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王猶攻之也宜陽甘茂

約楚趙魏歆攻而攻敬魏初違其是且構我初約攻而

是且構我初約攻而

歆與三國難我也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

人則置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猶臣故願

公仲之以國元作國以待於王其命而無自左右也猶自

由也歆秦王所已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眾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

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

並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

茂勸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

止魏之攻齊勸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

於秦也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

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

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為秦

王臣也公無私秦信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

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於秦孰強

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

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

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

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

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不求割地而合於魏

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

攻齊行齊字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伐魏故

以勁韓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憚兵

交元作王欵則信公孫郝於齊此欵言或欵彼為韓取

南陽易穀川以歸澗水出此惠王之願也王欵則

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韓秦此武王之

願也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齊最秦之大

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

也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此二人王之患也願

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錮之不行南委國於

楚以國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

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朋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

國策韓八 二十四

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

公仲甚患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

謂公叔曰公欵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揚猶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為公求武

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

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元

恨秦無秦患而德元作楚韓楚之縣而已後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則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則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

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侯薛公田嬰

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

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

立韓擾

韓公子蓋立為相

而廢

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

交言其相善已不可

以廢之

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

色於市

色作色

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絕周君而

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

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

舍齊韓史與最同使

入見

見公

曰周

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

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

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

國策韓八

十五

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

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

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

以禮陳說不急也

而緩其言鄭王

必以齊王

閔

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

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

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

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

楚謂人

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救邑之所

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

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

立勢必衍不善楚絕王曰唐客以楚懷吾欲以國

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

仲說初恐楚怒已使珉今仕元作唐客於諸公蓋

之於韓之大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

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

聊韓為公仲謂秦王曰朋元作也願因茂以事王

若公仲與茂善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

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泠向謂鄭彊曰

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秦必不聽公公

國策韓八

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

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故言伐元

先楚也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

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旬有餘彼已

角角言二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

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

公叔與幾瑟讎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

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

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謂

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

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上流則

害於趙趙魏隣也魏地魏易於下下謂韓則害於楚

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

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曰為公叔具車百乘

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

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

言恐空失地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王襄子秦諸

為質於韓令韓王知行之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

畏秦取之也今秦因以出慶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史不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

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從史後並

國策韓八

十七

置不立也事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公何不令人說

昭子陽也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韓起子

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於是行之以太

子幾瑟與元作昭陽元作梁王皆德公矣陽得母

免兵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說秦王昭曰留

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嫉馮者非上智也主君不如

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恃秦以而不聽公

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則王澤布

而害於韓矣國不和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鄭彊為楚王懷使於韓

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也幾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

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然

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

韓氏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

敢索若戰而不勝幸元作走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歸楚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為太子官謂

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公叔急擊公叔太子曰

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

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

走虜謂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

國策韓八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令楚欲善齊甚公

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

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

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

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

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

患時在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

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

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

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春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入楚王懷聽而

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

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

氏不敢東不合齊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

國策韓八 〇一九

卜其與秦 同否也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主公韓挾

齊魏以盼楚盼也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

新城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

國事公矣記十二年有在 楚圍雍氏下

胡衍韓人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教公仲初教謂魏王

襄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懼其為幾何不試

秦公子咎此後並 因舊字而為之請太子子韓因令人謂

楚王懷幾瑟聞魏 立咎故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

抱虛質也王不如函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

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相謂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

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元作公不如令

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其

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

也

冷向謂韓咎史有公子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復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

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

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

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

國策韓八

秦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入秦秦必留太子

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危得立而

鯉者彪謂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邪

楚圍雍氏此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

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昭曰韓

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

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揭猶其齒寒願大王之熟

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之言是召

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曰先王以其

髀股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

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

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
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

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

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

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

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

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

師柄猶恃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

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公叔且以國南合

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

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

國策卷八

二十一

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甘茂傳有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

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

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

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所謀楚威王攻

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

其與也韓魏之與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

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

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今也其將陽言救

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

之不用也不為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

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

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三反之

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

之攻韓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

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先已所見後儀之故

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勁韓也臣補以公不

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

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其實猶

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國事耳秦無辭怨之記十二年有

或謂韓公仲曰夫寧子之相似者寧子乳唯其母知

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

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寧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

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

魏之和成韓與二國和而非公適兩束之束則韓必謀

矣謀謂和不聖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

而巳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

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定之全秦是公危矣今公與

安成君韓人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

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

喻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

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而為公責德於秦

右契可以責取

魏之王

公仲制和為德於秦今責其報

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

言當務此

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

服猶事以

則相猶為下也

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

必後

連相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

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

布喻齊魏割喻制之

秦魏

和則兩國德公不知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

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

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

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

國策韓八

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

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

此之猶是

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

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

御名

難而兵不決

韓息士民以待其豐

豐鱗也

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

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

榆次有梗陽鄉

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

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

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為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公以

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

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子元年 報王二十年丙寅

韓咎太子釐王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其弟在周周

欲以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其母

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所謂兵不

立則曰來効賊也得立者謂弟為賊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楚王頃為從長不能傷

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沛元作市丘君太公

君其長也曰五國罷必注沛丘為貝日攻沛丘以償兵

費君元作若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沛丘

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

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

國策韓八 二十四

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

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五音且聽

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

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韓人攻宋齊記閏三十八年書韓為昭大怒曰

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

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

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

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

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秦王曰吾

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如此

何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韓固已攻宋

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

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游敖出皆積

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鞶駕牛具西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

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韓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字並作齊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絳

許將安出矣謂有燕秦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善

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

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

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深使秦之德王不察因欲中

立不助秦亦不救魏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

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趨梁

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

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

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

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

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

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慮謂秦之大情

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慮謂秦之大情

此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邪蓋漢運將興而秦為之鷓類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

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

不害之計寧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

外靡於天下矣靡義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

是我悅免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以上也

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

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

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

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

國策卷八

二十一

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

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說

原注晉韓原後志在馮明夏陽而霸西州西猶言晉文公一勝於城

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今成

功名於天下使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

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

無所行諸侯不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主尊成

名於天下也言志於尊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

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為實者攻其形形

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

吳人入越而戶無之福至其家越王使大夫種行

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禽鳥小而隨諸

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

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

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

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

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

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

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

政陽堅堅政之副刺相兼君許異韓感列

侯而殪之感猶留侯躡漢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

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

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

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謂感之音雖終身

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

以父相而曰昔齊相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

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相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

之尊相公也侯之與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

可得而為也雖為相公然而補此吾弗為云者豈

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韓氏之士數十萬

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它也諸

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相公獨取霸者亦

無它也知所尊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謂秦而以國

先者此栢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
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
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
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為帝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
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
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

征伐之役

而欲歸足強

韓

為之說韓王曰

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

役人謂陽等

華貴言立

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

為秦所親

計之非金無以也

金以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

國要韓八

○三八

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

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

甚疏秦

美人怨韓賣之

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

此兩者

其疏秦乃始

行於字

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

如止淫用

淫侈也

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

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

謂國中

故善為計

者不見內行

見顯示之

張田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鄆

元作運下同後志

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

故公不如勿攻也

魏緩則必戰

與齊

戰勝攻鄆而

取之易矣

楚勝則兵

助韓可取

戰不勝則魏且內之

於內韓公仲曰諾張田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
講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之言

齊楚恐魏合韓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

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今

君以所事謂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

以支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君

故韓與之善願君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衍珉字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

韓侈在唐晉陽注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

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

國策韓八 二十九

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

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

為挾之以恨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

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懼秦王曰何意寡

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始說侈令安伏秦召韓

侈而仕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齊又元作怒於周之留成

陽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珉欲使謂韓珉曰公以

文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

小國謂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楚王襄善

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

公之不善於天下之明顯猶示不能善也天下之不

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齊封君以莒齊

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

齊次弗納於君弗使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

難也楚攻齊而不內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山陽君因使之楚解齊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韓

相國辰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

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

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公猶國

不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

國策韓八

三

徐

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

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之使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

安曰周必寬而反之還反謂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

有向晉於周也其有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

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

之哉道猶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

然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謂費緜韓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

緜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

以為三川之守是緜以三川與西周戎也三川近

之故心緜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

器以止王止韓勿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西周聞

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緜之欲

魏王安釐為九重之盟九重謂王城欲且復天子報四

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正此北三年復復其尊房喜韓謂韓王曰勿

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

聽此言韓亦大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相惠王釐王十三年巳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君元非曰國形有

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為鄰故不可無而

從者韓也欲為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

國策韓八 三二

此為從者說也從且善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

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志常從則韓輕從必得韓

國小不橫則韓重最近則無從輕矣韓以秦出兵

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謂潁川鄢陵

陵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

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費

允六十章

鮑氏國策韓卷第八

